

24 03

道真文史资料

第二辑

9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教卫生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

道真文史资料

第二辑

1990/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教卫生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

• 1990年6月 •

责任编辑

潘言敏

编 辑

何俊伟

张志鸿

道真文史资料

第二辑

*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教卫生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组

内部图书印刷许可证 黔新出(90)图字第057号

南川县印刷厂印

工本费

政协道真自治县第一届委员会
文教卫生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组成员

刘庆仁	刘德庆	张国钧	张志鸿	张帮会
郑代兰	郑传芳	鲁秉书	潘宫敏	

目 录

民国土溪场集市贸易拾零·····	何俊伟 (1)
辛亥前后大礮场商业概略·····	韦宗仁 (7)
解放前韩家沟的山货和仔猪·····	简学尧 (9)
民国时期三元场的变迁·····	吴守业 (12)
历史上梅江蚕丝述闻·····	何俊伟 潘言敏 (16)
道真民国时期赋税·····	喻克佐 (23)
解放前兴修正道公路的亲闻亲历·····	廖碧钧 (26)
原道务公路修筑始末·····	梅应魁 (30)
民国道真县城新市街的形成·····	何俊伟 (33)
解放前道真水利建设·····	牟大志 (37)
道真生漆·····	冉文学 (40)
道真油菜·····	孟光彬 (43)
道真古树名木谈·····	焦作霖 崔秀氏 (46)
六十年前兴起的土溪照像业·····	
	肖旭初口述 何俊伟整理 (53)

土溪豆腐干·神仙醋·····涂忠葵(60)

解放前的道真中学·····冉胜坤(64)

尽瘁于教育事业的韩昭期·····张志鸿(68)

耄耋之年忆淞小·····雷崇陞(72)

民国道真卫生院·····刘庆信(76)

道真从医见闻·····黄旭强(79)

业中之仁 仁者之业

——怀念张心余老师·····曹庆觉(83)

道真台侨情·····蹇泓波(87)

刘学礼在道真从事地下活动片断·····

鲁秉书口述 潘言敏整理(93)

抗战日记拾零(续)·····熊先煜(100)

从军·抗日琐记·····涂孟才(106)

大地伤痕·····冉胜坤(117)

道真抗战胜利纪念碑点滴·····张志鸿(119)

正中学生严惩土地清队·····韩贞礼(122)

桑梓情深

——回忆青年时代·····熊先煜(125)

当两年道真县长的点滴回顾·····赵季恒(132)

我所知道的沈旦·····邓朝兴(140)

我在桐梓三次见到张学良将军.....

韩继维口述 何俊伟整理 (144)

我在玄天洞看到的杨虎城将军.....

梅应泽口述 何俊伟整理 (149)

我任贵州省银行董事始末.....张国钧 (153)

民国道真修志拾遗.....张志鸿 (156)

民国道真大专生军校生拾零.....张志鸿 (160)

道真县参议会简介.....川 流 (163)

道真三青团始末.....张志鸿 (167)

明清里甲与今道真地域的对应.....关宇业 (169)

清末民国今道真兵事匪患资料辑要.....柯昌佑整理 (173)

徐段股匪罪行录.....冉胜坤 (183)

大路灾难.....韩纯忠 (186)

话说抽大烟喝油茶种茶树.....冉胜坤 (190)

吃油茶与“三么台”.....柯昌佑 (194)

浅谈淞江.....韩纯忠 (196)

民国土溪场集市贸易拾零

何俊伟

集市形成概略

市场是一面镜子，它如实地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风貌。

提起土溪场集市贸易的来历，人们就会联想到一段近乎顺口溜的民谣来：“先场堡，二河溪，雍正三年兴土溪；先赶三、六、九，后赶一、四、七，赶场人不齐，改为赶五、十。”这段顺口溜，对土溪场的形成年代、场地变迁和场期变更过程，都说得一清二楚，生动形象。能否这样说：远在清代雍正三年（1725年）之前，在场堡即现在气象局附近一带的山堡上，就开始兴起了集市贸易。限于地势褊窄，几家民房又遭火烧毁，改迁到河溪也就是现立舒家巷石拱桥河边的地方赶场，但仍觉场地狭窄，更有河水漫溢为患，于是又迁移到较为平缓的地方即今舒家巷、县烟酒公司一带设场开市。此后约定俗成，相沿不变，至今已有二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土溪初兴场市，人户不多，只是正安州思宁里六甲地段一个不起眼的小乡场，自然谈不上什么兴旺。经历了“乾嘉盛世”，生产日益发展，人口迅速增长，集市也就逐渐地兴旺

了起来。土城、土溪的桐油烟子，梅江的蚕丝，旧城（韩家沟）的仔猪，更多的是梅江、上坝、大路的桐油、木油，旧城的菜油，大坪、凌霄、浣溪的五倍子，韩家沟、槐坪、云峰、大坪、浣溪、凌霄、丁氏坝、周盖垭、桃子垭的生漆，各地的中药材、猪鬃、皮张一类土货土产以及粮食、肉类、化油（即猪油）等，都是土溪场集散吞吐的大宗货物。由于四川商人入黔经商，商肆人口骤增，加之清末鸦片泛滥，烟土大量涌入，成了一个特殊的交易品种。所谓商贾云集，四方辐辏，虽是形容之词，却也是商市繁盛的侧面写照，试看一批官观庙宇的兴建和厘金局的设置即是明证。土溪和大路槽、梅江、上坝、大礅坝、丁氏坝、周盖垭、韩家沟等乡场共同构成了正安北部地区的商市网络，成为黔北边陲的重要集镇，盛极一时。

民国集市一瞥

民国初期，全省厘定行政区划，调整插花疆界，土溪场以其地理、交通、经济和人文历史等原因，跃居正安县北区各场镇之首。民国14年（1925年），土溪场俨然成为“北五区”（按当时行政序列，北区包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五个小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枢纽，这对土溪集市贸易的发展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但由于川黔军阀混战，兵匪骚扰，政府横征暴敛，自然灾害频繁等人祸天灾，以致造成土溪场经济衰颓，商旅裹足，集市冷落，失去了往昔的繁华。直到民国24年（1935年），北区实力人物吴九成、李在华、张辅之、杨育之等请准正安县“北五区督察部”设土溪场，为保

境保商，安靖地方，先后组织武装配合防军驱逐股匪，社会治安方略为好转，重新吸引来四邻客商开市经营，日渐恢复起正常的集市贸易活动。早期入黔的四川商人如姜巨川、夏琼山、包万顺、张二福、黄白清等，都是土溪商场有名的生意人。川商运来充足而时尚的商品，受到了山区百姓的喜爱。籍本地的柯子翘、谭炳章、郭炳文、彭新桥、彭子清、韦义顺、陈春林等，也是土溪场有点名气的客商。他们开设店铺，设点摆摊，坐地收购，串乡联系，经营方式，不一而足。又有集资合股经营者，如陈家祠堂（现在县法院附近），继以往的长泰棧、裕生和、庆丰店商号，专门从事山货收购储运。这些棧号把收购到的山货药材、农副土产品转运入川，运回盐、糖、布匹、百货等生活必需品，转手批发给本地商贩，再转向四乡销售，既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也促进了土溪场的经济发展。现在健在的肖旭初、郭炳文等八旬开外的老人，经商入黔至今已有六十多个年头，亲身经历了当年的商市活动，可说是土溪场经济发展的见证人。

民国30年（1941年）道真建县，土溪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场上只有六七十座简陋的房屋和一百三四十户人家。第一任县长韩续初对狭窄的街面作了扩建整理，初步形成十字街道，将土溪河（又叫玉带河）上的金石桥改建成较宽大的木板桥，分段兴修了环城公路及县城至三江接正安境，县城至韩家沟葛藤坳接务川境两条干道公路毛坯路基。第二任县长赵季恒继前任规划建设新街，使南北两岸连成一体。这些建设都有利于土溪（后改玉溪）商市的繁盛和发展。那些年，店铺林立，商旅络绎不绝，茶楼酒肆，旅棧饭堂，座无虚设，着实热闹。

上市物资种种

以玉溪场为集散地的各类物资，除开外地商品，本地物资可分粮食、肉类、生猪、笋蕨、蛋禽、牲畜、皮张、桐油、木油、药材、山货土产等类。粮食市场原名“斗市”，先设禹王宫（现在公安局地方），后改设万寿宫（现玉溪粮管所地址），最后迁设孟家巷（即现在的舒家巷）。一般年景、场期（下同）计上市大米、包谷、豆类麦养等品种三四千斤或五六千斤不等。肉市（包括牛羊肉），最先在老街上场口一段街（即现法院门前一段街），后移至十字口。新市街建成后，也增设有肉市（即现在盐业公司那段街），可上市十多二十案。牲畜市场，禹王宫前地坝，涂家后面地坝（现在玉溪市公所楼房前），舒家巷石拱桥侧面，后迁桥上坡脚河坝，都曾开设过，猪羊牛马，品种齐全，三五十头之谱。其它蚕丝、桐木油、五倍子、生漆、山货等也不少于六七千斤。这些物资常为川湖客商大量收购外运，张二福、陈北风，一次就发运过六七十担。单彭子清在玉溪和大路槽一场收购木油五千来斤，直发万盛而去。

道真建县，正值民国后期，货币贬值，物价猛涨，商品价格极不稳定。如1942年，县城价格，大米每斤法币售价36元上下，猪肉每斤售价7.5元，至1947年，分别为534元一斗和将近2万元一斤，上涨倍数，足以惊人。又以盐为例，1942年每斤价3.5元，到1949年连一两也买不到手。由此，又恢复起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后来远不是“斗

米斤盐”而是“斗米半斤盐”了。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等形形色色的纸票，贱如粪土，市场拒用，自然直接影响了商市的正常交易，

商贸行业与经营人员

在土溪场的集市活动中，除外来的三四十户座商行商小贩外，更多的是本地商贩，其中或亦农亦商，或依季节经商，也多系小本经营。这类商贩，一是批零转售，如布匹、百货、京果杂货、纸张之类；二是收购，如皮张、猪鬃、桐油、木油、五倍子、生漆、蚕丝、中药材等土特山货和禽蛋之类。一般是把收购到的物资交售货栈，更多的是肩挑背驮长途外运，少数称得上行帮客商的才雇用脚夫挑运，如前面提到的娄巨川、夏琼山、包万顺、张二福和本地的韩兴顺、胡建廷、邹、柯等姓富商即是，他们算得上是土溪场上的“富商巨贾”了。

民国后期，土溪场新老街市发展到近百座街房，大约两百户居民，商贸行业分布和经营者，据走访统计约有：

布匹、花纱、小百货：陈春林、张炳光、郭炳文、胡子云、彭子清、陈树湘、祝树清、柯子惠、柯之盟、舒中龙、张淑清、罗会元、吴国清、陈炎辉、夏少余、李玉如、郭正友、赵新民、陈民高、黄生银等28户；

山货药材土特产：刘登云、舒中龙、郭书印、杜汉廷、蒲真廷、刘云发、谭炳章、李银州、彭子清、陈银山等12户，

旅栈：梁银章、柯国华、涂太位、邹碧、彭海云、涂作

林、涂绍先、柯国柱、干伟政、张沛林、许云和、韩碧玉、黄生云、许云普等14户；

饭馆酒店：柯应元、王安之、邹碧、黄亚南、王碧、彭海云、黄春、王定安、李炳清、邹琼、邹合元、梁银章、赵冬兰、韩同五、彭占云、邹炳钧等16户；

糖食果饼：谭中林、邹永成等5户；

面粉加工：韦贤高等2户；

缝纫：余炳清、段寒普2户；

中药铺：周义和、邹兴海、胡治安、刘纪宣、黄全忠、赵双全、马孝南、张心余等开设5个中药铺；

理发：黄朝友、张海清、车海云、陆生云、周碧贵5户；

染房、苏裱：韩忠模、雷有余2户；

烟房（桐油熏的墨烟）：柯子翹等2户；

照像：初期：贺继普、肖旭初合股设1户；

银饰加工、五金修理：杨海清、吴少清、韩忠福等4户；

藤器编织：钟锡安1户；

红炉煨打：农村来人安设2个炉子加工农具。

辛亥前后大礪场商业概略

韦宗仁

大礪坝历来是川黔通道，现在又是道南公路咽喉。过去正安、务川两县货物，需用人力肩挑背负，运往南川，或由此远运重庆、成都出售。来往行商必经此地。因此，贵州省遵义府正安州在此设置三道税卡：百货局、筹餉局、实厘局。其中每个局设卡员一人，巡丁二、三人不等。卡员直接由省委派，税局门前悬挂布制的条旗大街牌一面，上书“贵州省遵义府正安州大礪坝百货局”。新任卡员到差后，正安县令还需赠送圆形大纱灯一对，同衔牌悬挂在一起，显示其官卡的严肃。

来往行商和力夫集成大帮在此停息，等候上税。因此旅社兴隆，门庭若市。三道税卡每天能收入大量的银币、铜币。所以说卡员是个美差，多少人求之不得。

大礪的商业为什么如此兴旺，发展速度又如此迅速呢？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早在光绪年间，就有四川的长寿、垫江、巴县的商帮龙九江、赖鼎成、余占成等，迁入大礪落户，并引进和开设了一些手工业作坊，如染织业、银匠铺、火炮铺、印刷铺等。川商的大量入境获利，招来了湖广、江西山货商的竞争。徐海清、黄白青、陈寿堂等人争相在大礪设百货铺、绸缎铺、山货行、中药材字号等。贵州会馆、

四川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结成的帮会又联合开设起同心山货栈兼客棧，把营运和旅棧结为一体。其中山货商资本较大的是人称“张二湖广”的张老板，在成都设有号口，又来大礪设盐号。大礪赶时而起的包万顺，海永泰二人经营漆生意，也在成都设上号口。他们发山货到成都，再由成都、重庆发工业品回大礪。如是大礪的客商云集，进出商品增多，市场繁荣，一跃而为远近闻名的商业中心。

二是境邻两省交界，商客农民互通有无，山货在此集，工业品在此销。正、务两县的短途行商和农民，把土靛、土烟、皮张、中药材、生漆、桐木油、五倍子等山货运至大礪，出售给大的商帮，换回各种轻工业品转营或自用。一往一来，易于集散。后来逐渐形成凡家庭要办红白大事，到大礪就可买办齐全。所以早先人们都称大礪为“小重庆”。

大礪商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繁荣，与当时的四大会馆和行帮也分不开。据说由于四大帮会互相进行监督，要买卖公平，要老不哄少不欺，搞市场竞争。因而促进了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

辛亥革命后，到民国十六、七年的大礪，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军阀混战，土豪称雄。大礪由盛到衰，市面逐渐萧条；兼之川匪入境，滇军过路，匪去兵来，蹂躏抢劫，繁荣光景便一去不复返，又一变而为路断人稀的大礪。

附四大会馆：

- 1、贵州会馆“普庆宫”（现在的收购站）
- 2、四川会馆“万天宫”（现供销社）
- 3、江西会馆“万寿宫”（现大礪小学）
- 4、湖广会馆“禹玉宫”（现区公所）

解放前韩家沟的山货和仔猪

简学尧

韩家沟（现名永成），地处道、务之间，曾是山货集散之地。附近森林资源丰富，广出山货，川商湘贾，争相坐地收购，远运谋利，尤其仔猪更为繁盛，经营贩子，络绎不绝。由于山货集散，小小的韩家沟竟然四通八达，形成了四条行商大道：西北经道真县城而南川、重庆，正北由濯水而彭水，东由龚滩达酉阳，南经务川可通德江、思南、印江入湖南。商人各营所需，各行其道。

清朝末季，韩家沟设立了会馆，川商小本行商陆续来此营运。至抗日前后，便有广安的曹保林，南川的胡少清，重庆的蒋国钧，巷口的黄吉宾等人，长住韩家沟陆国民、殷启芳等客栈收购山货——生漆、桐油、皮张、药材、鸡鸭蛋等。以鸡、鸭、蛋为例，每场（三天为一场）约可收购一二十担，通过脚夫远运涪陵、重庆。

山货集散，又促成附近苦力（贫苦农民）结成运货脚夫队。脚夫队由苦力中的脚夫头连路，自发结队，或十人八人一伙，或三二十人一帮，背运山货入川湘，运回盐巴、布匹进本地。肩挑背负往返，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二月之久。脚夫们多靠苦力挣钱养活家口。

韩家沟、旧城一带盛产仔猪，于是韩家沟又成了仔猪集

散之地。每逢场期，总有二三百只仔猪上市，除供本县各地选购外，还远销武隆、务川、凤冈、绥阳、南川等地。

韩家沟仔猪市场开市早，收市也早，常常三两个时辰便罢市收场。说也奇怪，市场上很难听到喊价还价的话声。原来“猪市坝”的买卖，全由“猪偏二”操办，初来乍到者，难知卖主是谁。“猪偏二”一手抓上三五条套猪绳，一手和买主在任何一方的衣下襟伸手曲指，使用“手势”作价。成交之后，“猪偏二”要么明吃买卖二家的“二成”，要么谎报价格暗吃“一砣”。一个猪市被几个“猪偏二”拉绳操纵，谁想不通过他们从中撮合成交是很难办成的。“猪偏二”又属“地头蛇”一类帮会头子所管，帮会头子们又兼营客棧，住棧的长途贩子通过店主或“猪偏二”在市上作价，便可顺利地买上几只仔猪赶往外地销售。“猪偏二”的明要暗吃，实际上是不合法的“合法化”了。

附近一带的农民都有这么一个信条：穷不离猪，贵不离书，贵莫赶，贱莫懒。因此家家养母猪，有的一家养几头，一年四手都有仔猪出售，总有几次遇上好价钱。无钱的人家便替人分养（别人出猪本），凡下仔猪时，拉给主人一只仔猪。不养时，得将母猪还给主人。没有专养公猪的人家，当母猪发情时，就近寻上一只满二三个月的仔猪即可配种上窝。按现在的观点看，那种办法当然无可取之处。

饲养方法也很奇特：母猪和仔猪都以放牧为主。未足双月的仔猪践踏了作物无人计较，因为几乎家家都养。但如果已满双月的仔猪不圈养而损坏了禾苗，那就得一五一十地照赔了。由于这个放牧条件，仔猪的发展因而经久不衰。

当地人民发展仔猪，远近销售，还总结出了几句选择仔